



掌国总统欲称皇翻云覆雨 八十三天帝统梦终付南柯

八大胡同艳闻秘事

附《玉垒浮云》



八大胡同艳闻秘事

附《玉垒浮云》

(台湾) 高阳◎著



版权图字：01—2004—623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八大胡同艳闻秘事 / 高阳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4. 12
(高阳系列)

ISBN 7-80130-950-2

I. 八... II. 高...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2524 号

高阳作品集

八大胡同艳闻秘事

著 者: 高 阳

责任编辑: 韩金英

特约编辑: 王 英

版式设计: 领读工作室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65244792 65126372 (编辑部)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邮 箱: unitypub@tjpress.net

65228880@tjpress.net (投稿) 65133603@tjpress.net (购书)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730 毫米 × 970 毫米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307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30-950-2/ I · 65

定 价: 25.80 元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代序：半壶酒一春秋

——高阳其人其事其作

谈及高阳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力，有人曾这样形容：有水井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

高阳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旧式文人”，他学富才高，著书百种，嗜酒如命。常自嘲：酒子书妻，即以酒为子，以书为妻。

清末有“三屠”，张之洞用财如水，人称“屠财”；袁世凯好行杀戮，时称“屠民”；岑春煊性好劾人，称为“屠官”。对于清史独钟的高阳，以善“屠纸”予以自谓。

高阳的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印数已经超过2000万册，“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说名不虚传。

何怀硕说“高阳是奇人。在这个旧文化崩析、新秩序未立的混乱年代，他兼有旧学与新慧”。

台湾作家张大春说“高阳的成就独一无二，甚至难以找到继承人”。

台湾著名小说家王文兴说“高阳是国宝级人物”。

台湾诗人痖弦称高阳为“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历史小说第一人”。

高阳本名许晏骈，字雁水，笔名郡望、吏鱼，出生于钱塘望族。许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曾有人担任兵部尚书、内阁学士之类的官职。高阳童年所居住的祖屋，门口就悬挂着由嘉庆皇帝亲笔所题的“榜眼及第”、“传胪”等匾额，在花厅中也高悬着慈禧太后亲笔书写的“福寿龙虎”世匾。高

代

序

001

阳的父亲许宝朴曾任浙江财政司官员。母亲黄婉同是出身富贵的大家闺秀，不仅饱读诗书，更能将正史、野史转述为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因此，幼年时代紧随于母亲身旁的高阳，自然而然地聆听了许多官场现形以及乡野传奇，无形中，母亲也成了高阳文史修养的启蒙之师！

有十个兄弟姐妹的高阳，在家排行老九。

高阳大学未毕业，就以优异成绩入杭州笕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当了空军军官。1948年随军赴台湾。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退伍后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还一度出任《中央日报》特约主笔。高阳擅长于史实考据，曾以“野翰林”自道。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评史述史，更重要是将其史学知识用于创作历史小说。

高阳的创作以清代宫廷与近现代高层人物生活为主，高阳对历史小说的贡献，最主要的在于他“以考证入小说，以小说成考证”，开创了中国历史小说的新类型。

高阳读书不记笔记，但却有着超凡的记忆力，对中国历代皇帝的生卒年月日、民族、籍贯、三亲六眷、兴趣爱好都了然于心，对于帝王们手下的文臣武将、宰相诸侯，以及嫔妃太监、心腹与政敌，也无不熟稔，朋友们便戏称他为“皇帝老儿家的总管家”。更重要的是，高阳对于皇室权力斗争、朝廷政治风云、宫闱秘闻、以及牵一发动全身，由此带来的对于整个中国的各种影响，无不津津乐道，了如指掌，堪称“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了。

1962年，高阳受邀联合报副刊连载《李娃》，这部作品不但一鸣惊人，也成了高阳历史小说创作的滥觞，而后发表的《慈禧全传》及胡雪岩三部曲《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更确立了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

高阳一生著作共有90余部，约105册。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氛围的营造，情节跌宕，旨在传神，写人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界全出。

高阳幼承家学，其后自学有成，再加上此前已累积了多年现代小说的创作经验，因而一步入历史小说的领域，立刻创造出引领风骚的局面。由

于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來台后因而能为小说灌注浓厚的历史感，其创作理念对后来者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高阳的小说以史料繁细、运用从容有余见长，就作者的取材角度及材料与小说的对应关系观察，高阳作品的材料来源的确十分广泛，几乎囊括了历史研究的全部范围。小说的某些段落对史料的依赖极深，具有利用小说展现史料的企图，一些看来不起眼的细节也有史料为依据，高阳的小说被称许为“庶几乎史”并非没有原因。

高阳这种写作风格的形成与高阳历史学者的自我定位有很大关系。高阳具有强烈的考据癖，考证与小说互相影响，愈到创作后期二者的结合愈趋紧密。

高阳对历代王朝兴衰得失的关键，有独到的见解。他总结了三条法则：一是历史的重心在经济，经济的重心在交通；二是任何朝代都有中心势力，此一中心势力如为高级知识分子，必开一代之感运；三是一个王朝，亦如自然人之有生老病死，但在生老的过程中，休养生息，培养人才，就会出现中兴的局面。

这个“中心势力”的提法则可以用来说明高阳作品中关于宫闱斗争、政治风云的叙写特别细腻曲折的原因。虽然高阳极为注重他的考证成果，但对读者而言，小说中的历史成分与人情法则可能才是阅读乐趣所在。

高阳的作品不仅具有历史百科全书的内涵，同时也是人情世故的百科全书，高阳的小说之所以能影响、流传如此之广，本身有其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

一是因为作者以独到的眼光鉅细靡遗地挖掘了包含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史料，这些史料在古今的对照下毋须夸张点染，天然具有奇趣；二是对人情、世故、智谋的深研熟玩，有意用来建筑小说的戏剧性；三是小说中的人生态度符合今日大众的需求，与旧式观点产生了隔膜，因而能广为大众所接受。

高阳的历史小说中写了不少爱情故事，他写出了爱情的真与美，又通过爱情，写出了女人心机的缜密、应变的灵动、意志的果敢、生命的韧性。

高阳小说至今仍风靡的原因，正如林青在《高阳传》中指出的：“时下，田园风光的乡材原野早被日趋扩大的都市所蚕食、所吞噬，太多的是急小功近么利者，大面积的伐树木、采山石、排污水，为了追求生活的舒适与享受，而破坏了大自然的古朴与野趣，人们再也无需也无从张扬原始的天性。另一方面，立交、地铁、别墅、霓虹、电视、饮料，人们饱尝轻松自乐，人们的感官在体验粗犷与雄浑上都显得十分退化了，再往何处去体会撼天动地的悲剧意识和人文精神？”

“高阳历史小说的走俏，也是当代人为自己的软绵绵而又急切浮躁的生活与心态补充精神上的钙和盐。”

责任编辑 / 韩金英

目 录

代序：半壶酒一春秋 / 高阳其人其事其作 001

八大胡同艳闻秘事 002

附：玉垒浮云 162

附录一：高阳大事年表 255

附录二：高阳作品表 257

八大胡同艳闻秘事



主客四人在“便宜坊”吃完了一只烤鸭子，酒足饭饱，余兴盎然，心里都在转着同样的念头，但没有人开口。

三个客人都是“灾官”，薪水欠了四个月。只有做主人的吴少霖，虽跟客人一样是个科员，但在众议院这个“衙门”，经费充足，不但不欠薪，而且额外加班，常有津贴；这天就是吴少霖奉派到天津去请几位议员回京，出差旅费连津贴，弄了有一百多元的好处，所以打电话约这三个好朋友来“叙一叙”。已经叨扰了一顿，不好意思再让他花“盘子钱”了。

吴少霖心想，这样子“不欢而散”，有违联谊的初意，反正是“外快”，不如痛痛快快地花一花，也是一乐。

于是，霍地站起身来，“走吧！”他说：“逛胡同去！”

唤了跑堂来结账，一共三块八毛，吴少霖给了四张盐业银行簇新的一元钞票，挥挥手示意，不用找了。

“谢谢您哪，吴三爷！”跑堂单腿着地“打”了个“扦”，起身向外猛喝一声：“外赏！”

语音未落，里里外外同声答应：“谢——”

“有好几个月没有听这一声儿了！”在教育部当科员的杨仲海笑着说，不过笑得有点凄凉。

同是作客的单震与刘一鹤，亦有同感：一个在陆军部，一个在司法部，都是穷衙门，一夏天没有上过馆子，所以听不到这一呼百诺的一声“谢”。

吴少霖当然很得意。肃客前行，自己跟在后面，故意将距离拉长一点，一路行去，穿蓝布大褂，肩上搭一块手巾的跑堂，无不站住脚，哈着腰，含笑招呼：“慢走！”

洋车在观音寺街东口停下来，往西南走，就是“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又称“八埠”。是哪八条胡同？说法不一；但石头胡同、陕西巷、韩家潭、百顺胡同、胭脂胡同、王广福斜街，是一定有的——清朝禁官吏宿娼，不禁狎优；因而梨园兴起，男色大行，文人笔下，称之为“明瑾”，一般叫他们“像姑”，意思是“像个姑娘”；有的像姑不爱听这两个字，于是用谐音称之为“相公”；至于市井中人，就毫不客气地直呼为“兔子”了。



像姑的寓所，名为“下处”，集中之地便是“八大胡同”，而以陕西巷、韩家潭为最盛。每家门前都有块小金字招牌，上书堂名，“春福堂”、“盛安堂”等等，或者再加姓氏于堂名之下。大门里面，悬一盏明角大灯笼，这是有别于妓院的一个标志。

到了“老佛爷”掌权，不大讲究基层“纲纪”，大小官员，只要不造反，爱干什么干什么，所以逛窑子的风气渐渐流行。同时有些洁身自好的伶人，尤其是旦角以外的各行，觉得“出条子”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儿孙；最委屈的是，见了窑姐儿得请安，叫“姑娘”或者“姑姑”，倘或礼数有亏，有那凶悍的窑姐儿，一声：“兔儿崽子！见了姑娘大刺刺地，你要造反呐！”这张脸往哪里摆。所以摆脱副业，力争上游，八大胡同渐渐不兴“老斗”——小旦的恩客——这个名称了。

代“下处”而起的是，作为窑子别称的“小班”。歌妓本来集中在内城口袋底砖塔胡同一带；庚子之乱，天翻地覆，野鹜流莺，劫后重来，看到八大胡同好些精致的下处，“兔去堂空”，正好作为小班。类聚过多，自然而然地分出等级，顶顶上等的只有两家，称为“清吟小班”，意思是“卖嘴不卖身”；其次才是小班；再次是茶室；末等称为下处。到得清末民初，八大胡同又是一番沧桑了。两家清吟小班，摘牌歇业，小班跃为头等；茶室与下处，水涨船高也升了级。不过最大的变迁，还是南朝金粉压倒了北地胭脂。本来石头胡同、陕西巷、韩家潭、百顺胡同这四条最大的胡同，是“本帮”与“旗帮”的天下，“苏帮”、“扬帮”以及其他各省总称的“外江帮”，只能局处在李铁拐斜街等地的曲径小巷；只以姑苏女儿，肤柔如水，声美于莺，加以应酬功夫高人一等；起居饮食，样样精致，北帮相形见绌，以致南风西竞，北妓东撤，韩家潭、陕西巷、百顺胡同逐渐沦失，如今连石头胡同也怕保守不住了。

四个人一路逛到石头胡同北口，吴少霖站住脚说：“不是我小气舍不得花钱，小班都出条子到甘石桥、长安饭店那些地方去了。不如二等倒还有人可挑。而且，”他又看着刘一鹤笑道：“一鹤兄宝眷不在京里，孤阳独亢；如果想作一飞冲天之计，也比小班干脆得多。”

“罢了，罢了！”刘一鹤自嘲地笑着，“穷气未退，岂能色星高照？”

“有我！”吴少霖拍拍他的肩，又问：“如何？”

“反正走马看花，无所谓。”

杨仲海对“逛胡同”也很内行，接着单震的话说：“逛二等就该往南走，由石头胡同转到王广福斜街，那里有几家不错。”

于是吴少霖带头，折往石头胡同；一眼望去，昏黄的灯晕加上小吃摊子揭锅

盖冒出来的热汽，一片雾濛濛中，幢幢人影，随处流连，四个人不由得都把脚步放慢了。

到达一家叫做兰柱堂的门口，突然有人大吼一声——名副其实的吼，发音是个“候”字，通知楼上楼下，前后各屋中待客的姑娘，有机会被挑中。

原来茶室的规矩，生客上门，先引入堂屋，然后，指名地点，没有客人的姑娘，便须赴选，一个个搔首弄姿地在客人面前走过，茶壶便在旁边报明花名。挑中何人，指出名字，便让到这个姑娘的屋子里去“打茶园”；倘或全不当意，不妨扬长而去，不费分文。

吴少霖选中的姑娘叫翠玉。于是客人都让到翠玉屋子里，卸了马褂坐定，老妈子献茶，翠玉一一应酬，最后到了主人面前，吴少霖拉着她的手说：“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你。”

“我也觉得在哪儿见过二爷。”翠玉问道：“二爷招呼过小阿凤？”

吴少霖吓了一跳！听她的口气跟小阿凤是手帕交，来头可是不小。但怕是别有其人，便即问说：“你是说，嫁王总长的小阿凤？”

“哪还有第二个小阿凤？”

果然不错！吴少霖不由得将她重新打量了一番，看不出她跟小阿凤真的是同等人物，还是借此往自己脸上贴金？

“我第一次见小阿凤，她已经是王总长的如夫人了。”他接着便问：“你们是一起在顾太太那里的姐妹？”

“顾太太不就是王逸塘的继配吗？”刘一鹤插嘴问说。

问题都集中在翠玉身上；而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也还有杨仲海和单震。因为他们曾从报上看过一则不承认继母的启事；而刊登这则启事的人，正是“安福系”首脑之一，别号逸塘的王揖唐的子女。

于是在众目所视之下的翠玉，娓娓谈起往事——当然王揖唐与安福系的一切，她是不会知道的。

王揖唐是安徽合肥人，两榜进士出身，又到日本留学，先是习武，只为受不了“三操两讲堂”之苦，改学法政；回国以后，由于“北洋三杰龙虎狗”之虎段祺瑞是小同乡，便在段祺瑞那里做了一名“执事官”。

民国诞生，政党林立，王揖唐发现了一条升官发财、名利双收的捷径，就是收买议员，包办选举，从袁世凯到黎元洪，一直有他在议会兴风作浪。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夏天，黎元洪受“辩帅”张勋胁迫，解散了国会；及至“辩帅”入京，



搞出一场复辟的把戏，黎元洪辞职，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权，段祺瑞当了国务总理。这时，王揖唐又看出一个发大财的苗头来了。

原来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北洋政府的国会成立，袁世凯在这年十月十日就任正式大总统，任期五年，到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届满。袁世凯称帝，八十天的春梦醒时，大限亦至，黎元洪以副总统接位，以至此番辞职再由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补选出来的副总统冯国璋代理，事实上都是享的袁世凯无福享受的五年任期。到明年秋天，非改选不可。

可是国会已经被黎元洪解散了，看不惯北京乌烟瘴气的议员，纷纷南下，集中在气象一新的广州，为护法而奋斗。如今要选下任总统，当然以召回被解散的议员，重开国会，才是正办。哪知有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表示反对。

此人就是保皇党的巨头，马厂复辟的元勋，段内阁的财政总长梁启超。

他反对恢复旧国会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说，各省督军蓄意要破坏国会，辩帅张勋虽已无能为力，其余的督军未动，如果恢复旧国会，他们仍旧要反对，大局会发生动荡。

再一个理由是，即使疏通各方，使得督军团不反对旧国会，但一定要求保证，旧国会重开，必须制订一部宪法。这又有谁敢保证、谁能保证？因此，他主张组织临时参议院，来改组国会。

其实，他是存着私心，因为他的党派——研究系，在旧国会中的势力不大，希望趁改组的机会，能够多弄几名议员出来。

可是，梁启超毕竟是还带着些书生味道的君子，这套把戏搞不过王揖唐。当南北各方，函电纷驰，还在为这个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时，他已经悄悄与段祺瑞手下第一大将，外号“小扇子”的徐树铮商量妥当，联络福建的政客曾云霄、梁众异，在宣武门内安福胡同，组织了一个安福俱乐部，以“买鱼”为隐语，招兵买马，因而王揖唐得了个外号，叫做“鱼行老板”。

安福虽以胡同为名，其实已标榜得很清楚，是安徽、福建政客的大结合。其时“北洋三杰”中的“虎”与“狗”——段祺瑞与冯国璋，意见不合，段祺瑞已辞去国务总理，改由一“龙”王士珍组阁。这个内阁，当然是过渡内阁，因为若非王士珍，任何人来组阁都会遭遇段系的杯葛。

段祺瑞已下野，却是安福俱乐部主持人心目中的下一任总统。在徐树铮的筹划之下，段祺瑞与“关外王”张作霖取得了联系。奉军兵精粮足，冯国璋不能不忌惮三分，于是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三月间，又把段祺瑞请回去当国务总理。

其时临时参议院已在上年十一月间成立。王揖唐早着先鞭，所以新国会议员选举，安福系占三百三十席之多，成了第一大党；其次是“财神”梁士诒的交通系，得一百二十席；而另一梁的研究系，只有二十多人当选。

这一来，段祺瑞好像当定了大总统了，如果他当大总统，预定选张作霖作副总统；组阁自非徐树铮莫属。众参两院议长，当然顺理成章地由王揖唐、梁士诒担任。

一切都说好了，不过冯国璋提出反对。他本来有恋栈之心，看到新国会操纵在安福系手里，料知无望，退而求其次，不愿昔日同袍，今日政敌的段祺瑞快意。结果鹬蚌相争，便宜了“东海”渔翁徐世昌，得以脱颖而出。不过也花了好几百万，安福俱乐部中，仅是王揖唐一个人就发了七十万的财。

就在他这最得意的时候，认识了“顾太太”——那是仿照清朝初年，秦淮四大名妓之一的顾眉生，嫁了落水名士龚芝麓以后的称呼。顾太太本来是人家的童养媳，不曾圆房，死了丈夫；听说婆婆要把她卖入妓院，一逃逃到上海，佣工为生。她婆婆追到上海找着了，亏得亲戚调解，献出微薄的积蓄，还了她自由之身。

这时的顾太太不过廿一、二岁，四顾茫茫，迫不得已走了一条邪路。但她很有打算，自己并不下水，刻苦攒钱，买了个雏妓折向妓院，自己名为“娘姨”，实同鸨儿，这在上海妓院中，有个专门名词，叫做“带档娘姨”。

其时北京的国会议员，号称“八百罗汉”，有闲又有钱，八大胡同的花事正盛，顾太太迁地为良，托足韩家潭，以一朵奇葩小阿凤作号召。不想王揖唐倒念了“雏凤清于老风声”这句诗，情有独钟在这个“带档娘姨”身上。

在顾太太，先是拉拢买卖，知道他是“鱼行老板”，议员老爷的嫖账，都归他付，少不得屈意奉承。相处日久，有了感情，竟愿屈居小星，王揖唐自是求之不得。她倒也真有志气，跟王揖唐识字读书，居然也能做首把七言三韵的绝句，举止更是落落大方无半点风尘气息。

于是由段祺瑞做主，将顾太太扶正，成了可以周旋在贵妇名媛之间，分庭抗礼的王夫人。这是“爬上枝头作凤凰”，无奈王揖唐的子女不肯承认有此继母。

王揖唐的子女，一方面向着故世的母亲——王揖唐的发妻，十分贤淑；当王揖唐游学宦游时，含辛茹苦，上侍舅姑，下抚子女，使得寒士出身的丈夫，能无后顾之忧；等到丈夫既贵，没有能享几天福，即便下世。做子女的一直为母亲委屈，照他们的想法，父亲应该报答母亲的恩情，且不说“今日俸钱过十万，为君营奠复营斋”，至少应该将“正室夫人”的名分保留给发妻。这不但是最起码的一种还念着夫妇之情的表示，而且也是件“惠而不费”的事——他们并不反对父亲



纳妾，只是想不透为什么非续弦不可。

如果说，续娶的太太，身家清白，门第相当，也还罢了。不料是将出身青楼的一个所谓“跟妈”扶正，换句话说，是把这个出身不正的妇人，与发妻同样的看待。在王揖唐的子女看，是父亲侮辱了死去的母亲，是恩将仇报、恩尽义绝不可原谅的负心行为。

因此，在事先一再请求、苦劝，继以抗议而终归无效以后，他们在报上登了一个广告，不承认有这么一个来自八大胡同的继母。

不过，顾太太对王揖唐的事业，确是有帮助的。本来王揖唐组织安福俱乐部，原以“俱乐”为号召，升官发财是一乐，声色犬马更是一乐；顾太太是名钗，能使脾气高傲的姑娘翻然就范，安福一系的政客，自然揖王称臣了。

这众多的风流功德中，最大、最圆满的一场是，说服了小阿凤，下嫁王克敏做姨太太——王克敏字叔鲁，杭州人，他的父亲叫王存善，是个候补道，分发广东，是有名的“能员”；在谭钟麟当两广总督时，红极一时，王克敏幼承庭训，精通做官理财之道，本人是举人，做过驻日本的留学生监督，所以又因熟谙洋务的资格，当过直隶交涉使。

民国初期王克敏由于联络了各国在华银行的洋大板与华买办，专门为财政部、交通部介绍借债，因而又转入财政金融界。当冯国璋与段祺瑞“府院不和”，段祺瑞辞职，外交总长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改组内阁时，由于杭州小同乡、东京老朋友的关系，王克敏脱颖而出，一跃而为财政总长，并兼中国银行总裁，娶小阿凤就在这飞黄腾达的时候。

王克敏生平有两好，一是赌。北京官场中有两个人赌徒。一个是做过盐务署长，后来也做过一任财政总长的张弧，一个就是王克敏。两人都以豪赌出名，一掷数十万，面不改色；不过在赌场中矫情镇物的功夫，王克敏又胜张一筹。

再是色，滥赌继以狂嫖，斫丧过甚，大损目力，以致不能不经年戴一副墨晶眼镜，所以得了个外号，叫做“王瞎子”

“王瞎子”这两年不甚得意，一直靠“鱼行”的“王老板”接济，小阿凤的手帕交表示：“总长快要转运了！”。

王克敏早已不是总长，但只要曾是总长身份，他的家人部属，永远都叫他总长。

听完两王的故事，已经坐了将近一个小时了，原是走马看花，已嫌逗留得太久了。吴少霖向同伴使个眼色，一面起身，一面掏出一枚簇新的“袁大头”，丢向空了的镀银的高脚果盘中，“当”地一声，十分响亮。这就是“盘子钱”。

又走了两家，一无足观；到了第三家，闻声便知是北班，因为称呼不一样。那“柜上妈妈”四十已过，梳个名为“燕尾”的旗下发髻，擦一脸红白分明的脂粉；看见杨仲海，满脸堆笑地离柜出来招呼。

“嗨！我的二爷，哪一阵好风把你给吹来的？前几个我还跟大金子谈起，杨二爷怎么老不来只怕回南去了。谁知道念着曹操，曹操就到。”

杨仲海却无心听她后面的那几句话，急急问道：“大金子又回来了吗？”

“回来两个月。杨二爷也不来看看她，枉为是相好。”

“我不知道她回来，要知道早就来了。”

见此光景，吴少霖便说：“那就了。在你贵相好屋子里坐吧！”

“还是在原处吧？”杨仲海这样问了一句，领头就走。

柜房妈妈便抢在他前面，领着路说：“二爷先在楼下歇歇腿，我马上给你腾房子。”

这就连不大逛胡同的单震也知道，大金子的“本房”有客，得先在空屋中闲坐等候。这一坐，抽完了一枝烟，尚无消息，杨仲海便有些坐立不安的模样了。

“少安毋躁。”胸有成竹的吴少霖说：“我看逛了这一家，也就差不多了。”

“嗯，嗯！”杨仲海神思不属地答应着，忽然起身招招手，“少霖兄，咱们说句话。”

吴少霖便起身相就。单震、刘一鹤很知趣，两人不约而同的转脸向外，装作不关心他们说些什么，好让杨仲海无所顾虑地说私话。

“少霖兄，”杨仲海嗫嚅着说：“不知道你身上方便不方便？”

第二个“方便”还未出口，吴少霖已一双手按到他肩上，“我替你预备好了。”他低声问道：“二十元够了吧？”

“够了，够了！”

杨仲海喜出望外——二等茶室的度夜资，大洋四元，加上杂项开支，有“袁大头”六枚，便可一夜消魂，额外加给两元已是阔客，原意只想借十块钱，不料多出一倍，自然精神倍增。

但等吴少霖悄悄将两张十元新钞票塞到他手中时，掌中却感到沉重。他的月薪一百二十元，“灾官”只能领到两成半，或者三成。三成只有三十六元，如今手里握着的，是半个月以上的衣食之资

“怎么？”吴少霖倒奇怪了，不知他何以有不愉之色。

“少霖兄，这笔款子，我得分两三月还你。”

“小事，小事！”吴少霖拍着他的肩，在他耳边低语，“这年头儿，遍地黄金，



只要你会捡！别愁，痛痛快快地去找个乐子再说。”

听此一说，杨仲海的心境便又开朗了，紧紧地将吴少霖的手握了一握，感激之意，尽在不言中了。

等转过身来，却好“大了”——二等茶室对鸨儿的别称也就是姑娘口中的那个“柜房妈妈”，来请“进本房”。

一推门帘，客人的视线都被吸引住了。大金子的那双眼睛特别亮，就像黑丝绒上的两粒金刚钻，怪不得！吴少霖心想，杨仲海一听说是她，就会有那种渴盼一般旧情的神态。

“二爷！”她甜甜地一笑，拉着杨仲海的手说，“替我引见吧！”

——引见已毕，杨仲海便问：“今天嗓子在不在家？”

“伤风刚好，不知道行不行。”说罢，大金子咳了两下，亮亮嗓子，喉间似有痰声，显然不怎么畅顺。

“她学刘鸿声，很有几分神似。”

“不行，”大金子接口说道：“今天嗓子不痛快。”她略想一想又说：“这样吧，我刚学了几段落子，唱给各位爷听听，看有那么一点味儿吗？”

“好呀！”吴少霖是落子馆的常客，首先赞成，“来段儿《马寡妇开店》，你总有吧？”

“我只学了四段，有一段就是《马寡妇开店》。”

店是客店，年轻的马寡妇开客店，中宵思春，孤韩难耐；这一来，后事如何，不言亦可分解。大金子的这段落子，虽是初学乍练，只为嗓子好，先占了便宜，唱得颇为动听，尤其是烟视媚行的神情，令人回肠荡气，吴少霖倒觉得比在天桥的落子馆里听得还过瘾。

见此光景，杨仲海便说：“你学了四段，索性都唱了，请吴老爷给你指点指点。”

“不敢不敢！”吴少霖说：“再烦一段吧！”

于是大金子唱了一段《摔镜架》。

刘一鹤与单震很知趣，双双起身，预备辞去。

“怎么？”大金子问道：“两位凳子都没有坐热，就要走了？”

“客去主人安。”吴少霖说，“你们久别重逢，不知道有多少掏心窝子的话要说，我们别在这儿讨厌。”

“其实还早得很。”杨仲海尽主人留客的道：“很可以再坐一会儿。”

“再坐一会儿，不如再走一家。走，走！”吴少霖一手一个，将钱、单二人，推着就走。